

## 月滿軒尼詩

月 松



相信不少熱愛港產片的人都曾試過跟着電影「打卡」那些經典場景，比如《重慶森林》之重慶大廈、半山自動扶手电梯，《春嬌救志明》中志明跟損友晚上遛狗兼「吹水」勝地之西環貨運碼頭……對於不少文藝青年而言，來香港玩早已不再是行街購物這麼單一，反而食飯、睇戲及觀展這些日常娛樂成為他們的熱門之選，至少我是如此。如果來港只有匆匆一日，我會選擇睇一齣電影或一個展覽，嘆一餐「電影裏的港飲港食」。

常說香港是商業至上，港人走路快如箭，忙碌如斯。似乎恰恰如此，下午茶這樣忙裏偷閒的時光顯得別有真意。港式茶餐廳的美妙之處在於包容，中西式餐飲並重。我曾在某間茶餐廳點過餐牌以外的食物——麻婆豆腐，當時老闆驕傲地說：「只要你說得出，我們都能做。」聽起來雖然有點浮誇，不過廚師最後的確端出一碟味道不俗的麻婆豆腐，或許是他那天心情正好，稍稍滿足一下我這個「強人所難」的食客。然而一位香港友人聽後卻說不足為奇。

說回今次想分享的食舖，是老字号「檀島咖啡餅店」。「檀島」實則是茶餐廳，而非單純賣餅。它有三寶——香濃咖啡、絲襪奶茶和酥皮蛋撻，起初在深水埗開舖，一九七七年遷往灣仔駱克道，至一九九〇年遷至軒尼詩道現址。

認識「檀島」是因為張學友和湯唯主演的電影《月滿軒尼詩》，前者飾演未大透的中年港男阿來，一家賣電器，凡事皆由母親操持，連相親也是。後者飾演的愛蓮，同樣虛應家人命令，兩人相會於這間茶餐廳。而電影的英文譯名為「Crossing Hennessy」，阿來居於莊士敦道，愛蓮在駱克道

上班，他們中間橫亙一條軒尼詩道。由「貼錯門神」到發現彼此愛看同一本小說，當他們每每在軒尼詩道的「檀島」見面，這裏就像鬧市中讓兩人心靈相遇的小島。我怎能錯過呢？

光看「檀島」外觀就能感受到濃濃的復古味，門前過去曾有一副對聯寫着：「檀香未及咖啡香，島國今成蛋撻國」，由此可知蛋撻是這裏「頂樑柱」。早上六點半就開門，是吃早餐的好選擇。不過蛋撻要九點才有供應，接近九點抵達真正能吃到新鮮滾熱辣出爐的蛋撻。我八點入座，仍人頭湧湧，先點了醒神早餐，菠蘿油、通粉和咖啡。其間，我問了店內叔輩級的侍應蛋撻何時會出爐。不久後一出爐，未見蛋撻先聞到其香味，那位大叔竟然把蛋撻端到我面前問我要幾個，這樣的特別服務讓人感動。「檀島」蛋撻據說達到一百九十二層酥皮，雖然肉眼難辨，一入口確實鬆化多層次，內餡像是布丁一樣，味道濃郁香甜。如果還意猶未盡，不妨離開時在門口再外帶一兩個蛋撻。

走出「檀島」，從軒尼詩道駛過的電車，叮叮叮地響，我才發現軒尼詩道彷彿是灣仔新與舊的無形界線，北面是告士打道和會展中心，象徵着現代與先進；南面是莊士頓道的小街窄巷，代表着傳統與古舊。



▲電影《月滿軒尼詩》中檀島咖啡餅店的場景

## 小巴車種單一化原因

過來人



本港早期小巴所使用的車輛多為歐洲品牌，如「金馬」（Commer）、「柯士甸」（Austin）、「摩利士」（Morris）和「福特」（Ford）等，也有來自日本「大發」（Daihatsu）與「五十鈴」（Isuzu）。

在一九六九年，港英政府將小巴座位從九個增至十四個，由於英國製造小巴空間有限，增加座位會使車廂極為擠迫，不符合安全規定，於是小巴營辦商開始物色其他品牌的小巴予以取代，而當時只有日本「日產」推出的Echo小巴符合政府要求，且價格廉宜，於是營辦商亦不作他選，紛紛引入Echo小巴取代舊車，以致出現一九七〇年代街道上盡是日產Echo小巴的景象。

隨着時代發展，小巴服務不斷提升，港英政府亦放寬小巴的總負重限制。「三菱」率先於一九八三年推出空調Rosa小巴，「豐田」亦緊隨其後，於翌年推出空調Coaster小巴，希望在香港小巴市場中爭一席位。空調小巴甫推出，深受營辦商歡迎，紛紛棄用不設空調的「日產」Echo小巴轉投空調小巴，「日產」驚覺這一變化，亦急急推出空



雖然鄭貴妃與朱常洛已經一哭泯恩仇，但她心裏仍不放心，畢竟，朱常洛已當了皇帝，隨時可以對她「反攻倒算」。為了保全自己，她決定先下手為強。

對付男人的辦法，除了哭，還有色。對付皇帝，更是如此。普天之下，皆為王土。普天下的女人，也都是王的女人。因此，給皇帝進獻美女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，不僅不會引起任何猜疑，而且更能體現進獻者對皇帝的忠心耿耿。

只是鄭貴妃獻上的美女，有些不同尋常。史書上用「女樂」一詞來描述她們。所謂「女樂」，不僅長相出眾，而且媚術妖嬈。於是，乾清宮的歷史上，發生了至為荒淫的一幕：「是夜，一生二旦俱御幸焉，病體由是大劇。」

明史研究者李潔非先生說：「『一生二旦』，指女樂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員，和兩位扮演旦角的演員；朱常洛這夜上演『挑滑車』，一人獨挑三員職業青春美女，甚而車輪大戰，由此病體纏綿。」

調版Echo（後來正式更名為Civilian）力挽狂瀾。這個新趨勢令非空調Echo小巴於其後十年間逐漸銷聲匿跡，香港小巴市場則形成「三雄鼎立」局面；經過多年汰弱留強，最終「日產」完全消失於香港小巴市場。

時至今日，「豐田」Coaster已成為大部分小巴的車款，亦有少量「三菱」Rosa小巴行駛。香港小巴主要使用Coaster的原因，就是因為維修成本較低，購買零件容易，保養良好情況下壽命可接近二十年，耐用程度較其他小巴甚至專利巴士優勝。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，專利巴士公司九龍巴士亦購入數十輛成為旗下車隊成員，行走一些乘客較少的路線，直至回歸前才全部淘汰。

小巴以往以柴油作燃料，基於空氣污染日益嚴重，特區政府曾考慮要求小巴改用汽油作燃料。環保署與運輸署合作於二〇〇〇年間推行「類燃料小巴測試計劃」，旨在研究另類燃料小巴的可靠程度，從而逐步推行小巴另類燃料化，減低整體碳排放。參與是次計劃的小巴生產商共有四間，共派出十五輛另類燃料小巴作為測試，最終只有「豐田」Coaster試驗成功，石油氣成為現時主要的小巴燃料。

## 朱常洛樂極生悲

祝 勇

那一天是八月二十九日，鴻臚寺丞李可灼聲稱有仙丹進呈，朱常洛聽後，心中立刻有了撈到救命稻草的感覺，說：「有鴻臚寺官進藥，何在？」大學士方從哲說：「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，臣等未敢輕信。」朱常洛力排衆議，宣李可灼，將那枚紅色仙丹（紅丸）以人乳調和，吞了下去。初始，感覺輕爽舒暢，精神好了許多，也有食欲了。朱常洛覺得不過癮，在申末時分（傍晚五點）又服用一枚，感覺安適如前。大臣們也被這神奇的紅丸被振奮，說沒事了，大家可以回家，洗洗睡了。

次日（九月初一）五鼓方響，紫禁城還未在晨光中顯出它的輪廓，諸臣就突然被宣入宮。

得到的消息讓他們大吃一驚：卯刻時分，皇帝已撒手人寰。

此時，距離朱常洛登極，過去了整整一個月。

## 北京世園會拾錦

小 冰

從北京回到香港，我聯想到香港金鐘的那棵樹，也想到舒乙的美文《香港最貴的一棵樹》。那棵樹，建築師在「一不准砍樹，二不准挪樹」的原則上，通過設計把它養起來，夾在太古廣場的上面，讓它繼續長在那裏，成為鬧市一景。北京園以「我家的院兒」為主題，運用斗拱磚瓦，築山造景，以及四合院和胡同的特點，還原北京人古色古香的園藝生活。

上海園運用海納百川的海派文化，以垂直綠化技術，微縮黃浦江兩岸景觀，是大上海的城市符號。安徽園是徽派建築，內蒙古園有草地和蒙古包，吉林園擺着大大的人參，四川園以熊貓為元素，福建園門口是一塊閩南特色的土石門，湖南園搭建兩座假山，假山中間一條深幽小道引入「桃花源」。省園按區域劃分，西南、港澳台，華北華南、華東華中、西北東北，個個都體現自己的特色。

香港園像一座隱藏在都市裏的秘密花園，抽象的展牆、高密度的建築、縱橫交錯的綠地，香港味濃極了，是東方之珠獨有的城市結構。

駐步於國際館的花傘下，這裏寬敞的空

間供遊客休閒，花傘為你遮陽擋雨，在傘下小坐，很詩意的樣子，別有洞天，我們在這裏給吸引住了。「總得看一個館吧！」阿蘭說。「也是啊！那就看看國際館吧。」阿毓應和道。比起中國館前的長龍，這裏的隊伍已經算是非常「謙虛」，我們排了進去。

入口就在眼前不遠處，Z字形的隊伍蝸牛般地蠕動，我們心平氣和地走走停停，到了一行的盡頭，又開始另一行的起點。在聲勢浩大的博覽園裏，一定是人擠人的，要排大隊，否則就沒有氛圍，就沒有精彩可看。轉來轉去，說說笑笑，朋友們在一起，原本枯燥的排隊時間，結果飛快地流逝。都是三三兩兩出行的，都在繪聲繪色地聊，聊不同的話題，說不同方言的中國話。

遊園也是觀察社會動態的最佳時機，形形色色的人，退休的藍領、度周末的白領、家庭婦女、熱戀中的情侶、來見世面的學生。只要你豎起耳朵，分分鐘獲悉新鮮事，你長我短，男女情債，辦公室是非，諸如此類，隨時可能激發人的靈感。如果有興趣，記住兩個關鍵詞，歸來時整理一下思路，編輯一篇小文，或者叫「信手拈來」，又是人生長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。

# 遇見百分百的可能性

吳耀宗



在不少人眼中，藝術與金錢有時形同水火，互不相容，然而每當藝術品在拍賣市場上以天價成交時，難免會引起熱議，也讓人不禁思考藝術的意義和價值從何而來。

二〇一二年，德國視覺藝術家格哈德·李希特（Gerhard Richter，一九三二年至今）的《抽象畫》（Abstraktes Bild）以三千四百萬美元售出，創下藝術拍賣新紀錄。翌年，其《米蘭教堂廣場》（Domplatz, Mailand）以三千七百萬美元成交。二〇一五年，《抽象畫》再度拍賣，售得四千四百五十二萬美元。二〇一七年，李希特以七億歐元的身家晉升德國富豪榜上第二十二位。這些數字都曾經引起一片嘩然之聲。

我無緣結識李希特，但二〇一八年在英國攻讀當代策展碩士學位期間，曾獲選到南安普敦市中心的約翰·漢莎畫廊（John Hansard Gallery）短期實習，適逢這大型畫廊舉辦李希特個展，給了我與其作品朝夕相處三個月的機會，故而對其創作頗有體會與理解，知道並非專為沾濡（編者註：讀「玉」音，意為「賣」）而製，實則背後有李希特個人獨特的藝術理念在支撐。

李希特生於東德時代的德累斯頓，五十年代在德累斯頓美術學院攻讀傳統壁畫。一九六一年，在受到抽象主義派傑克遜·波洛克（Jackson Pollock，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五六年）和盧齊歐·封塔納（Lucio Fontana，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六八年）作品的啟發後攜妻逃往西德，就讀於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。一九八三年，舉家遷居科隆，繼續創作至今。

在超過六十年的創作生涯中，李希特為當代藝術做出許多試驗性與開拓性的貢獻。他雖然以抽象畫著稱，但其實擅長多種媒介。六十年代初開始在照片上作畫的試驗，將攝影的準確性轉化為繪畫的模糊



▲李希特作品《四千九百色彩》

►李希特的《抽象畫（809-3）》

作者供圖

美，到七十年代又將繪畫複製成《四十八畫像》（48 Portraits）。與此同時，他投入創作抽象畫，借堆疊的顏料表現非具象的境界，在八十年代創新用大刮板在畫布上橫拉直推，至九十年代以成熟的技巧完成了不少巨幅抽象畫。事實上，藝術功力深厚的李希特既能抽象至極，也能寫實至極，畫出如《貝蒂》（Betty）和《閱讀者》（Lesende）般栩栩如生，恍似照片的油畫人像。在千禧年的首個十年結束前，更以自己的抽象畫為基礎，創作出一系列的大型掛卷畫。如此種種，說明李希特挑戰傳統，富於創新精神的藝術實踐。

回顧約翰·漢莎畫廊的李希特個展，列置於二樓主要展廳的《四千九百色彩》（4900 Colours）給了我最大的震撼。此作品固然完成於二〇〇七年，但最早可溯源到畫家在一九六六年創作的《色彩圖》（Colour Charts）。一九七四年，這雛形拓展成《四千九十六色彩》（4096 Colours）。二〇〇二年，科隆大教堂欲修復二戰時遭破壞的南面玻璃窗，李希特受



委託重新設計，把四千九十六色彩的概念落實到玻璃窗上去，讓人耳目一新。《四千九百色彩》是在鋁複合面板上噴塗漆，每二十五塊不同顏色的鋁複合板組合成一單元，一百九十六單元組合成整幅作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作品最少有十一種排列方式，李希特刻意通過這些不同的組合變化，反駁「極簡主義」（Minimalism）認為色彩僅僅就是色彩，平板而不附帶任何意義的本質論。他讓觀者張開眼睛，看到色彩的真正意義在於其豐富搭配的流動美，在於其生成的無限可能性。



▲泰昌帝朱常洛

資料圖片

萬曆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（在位四十八年），泰昌是明朝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。

歷史學家分析，紅丸，就是紅鉛丸，而紅鉛，就是經血。《廣嗣紀要》云：「月事初下，謂之紅鉛。」宋明代表性的春藥，就是以紅鉛、秋石、辰砂等為配伍，用時另以

人乳調之。從朱常洛服用後的表現看，紅丸大概會含著一定性激素，使其精神一振；藥力刺激以外，也不排除所謂「回光返照」的作用。

服過了大瀉之藥，再服這種火力強勁之藥，兩度相反的藥力，把朱常洛徹底擊垮。客觀地講，床上的風光無限，只是朱常洛的業餘生活，不能掩蓋他在政治上的作為。比如：在父皇咽氣的當天，朱常洛就下令取締了飽受詬病的礦監稅使；萬曆年被燒毀的三大殿一片荒蕪景象，朱常洛也下令重建皇極門和皇極殿；被萬曆皇帝貶謫的官員也被他重新起用。「一月之間，善政種種」，稱：「光宗新政」。只是這新政，持續時間太短，不到一個月，就駕崩了。

朱常洛越是有為，鄭貴妃越是心虛，擔心他有朝一日報復自己。她策劃挺擊案未能得逞，於是改變策略，先用美女掏空他的身體，再用通利藥讓他身體虛脫，最後以兩粒紅丸一擊致命，這樣的「三部曲」，滴水不漏，步步驚心，終於殺人於無形。

朱常洛的命運，則為「樂極生悲」一詞，做了最形象的註解。

（「乾清疑雲」之三，題為編者所加。）